

革命人永远是年轻

■ 剑 钧

岁月留声

夏日,我走进大兴安岭。白桦林挺拔,樟子松吐翠,仿佛大地深处藏着不肯老去的根。风从林海深处涌来,带着松脂的微苦和芳草的清甜。万物都在疯长,用拔节的声音回报大地的孕育。那一刻,我宛若听到了遥远的旋律。那是母亲最喜欢的一首歌,不是被写出来的,而是从历史的沃土长出来的。

“革命人永远是年轻,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……”

这耳熟的旋律,总从我记忆深处斑驳的红砖墙里飞出来。那会儿,我还很小,对“年轻”二字的理解是模糊的,但却记住了歌的旋律,居然能跟着母亲的哼唱,咿咿呀呀附和。当时,只觉得这歌挺好听的,至于为什么,我不清楚。

长大后,我才知道这首歌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。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。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以质朴昂扬的曲调唱出了那个时代的强音,也打动了那个时代的人们。

人生路上,当我开始经历自己的“风吹雨打”和“天寒地冻”时,这首歌总会时时响起,在胸中回荡。一次偶然得知,这首红色经典歌曲源自大型歌剧《星星之火》,整部剧以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叙事底色。歌曲正是剧中

的抗联交通员“老李头”与少女“小凤”在冰天雪地里的对唱,是“革命信仰”与“炽热青春”的交响。从此,我渐渐懂得了在林海雪原,那扎根冻土的“大松树”何以“冬夏长青”了。

我要寻根,寻找那棵“大松树”的故事。

那是1951年国庆,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的国宴上,有位84岁的老人与毛泽东同志同桌。毛泽东亲自为他敬酒,让老人泪流满面。那位老人就是歌剧“老李头”的原型、东北抗联老交通员——李升。

这首歌,是我对“革命”与“青春”的最初解读。歌中没有“高大上”的说教,却有着唠家常似的温暖。这首歌本身就是一棵“不老松”。几十年来,它自然而然地耸立在歌坛,又自然而然地被一代代人传唱,从白山黑水,一直唱到南海之滨;从长城内外,一直唱到大江南北。

多少年后,当我开始以文学触摸“青春”时,我懂了一个道理,“青春”是不能仅用岁月来划分的,就像《青春之歌》,如今读起来依旧“青春”一样。李升1933年入党时,已经66岁了,却青春勃发。他多次护送冯仲云、李兆麟、赵一曼等抗联指挥员在山林中穿梭。1936年,那个寒气逼人的冬日,他把一个12岁的小女孩送到抗联部队。这个女孩就是“小凤”的原型李敏,抗联队伍里年纪最小的女兵。遥想当年,这一老一少在赶赴密林营地时,绝不会想到他

们的故事会与一部传世歌剧、一首经典歌曲联系在一起。

“他不摇也不动,永远挺立在山顶”。原来“革命人”这棵“大松树”是有根的,就深深植根在有数千年文明的大地上,宛若这首歌,扎根在《星星之火》这片沃土一样。共和国不会忘记,那一年,李升奉命寻找失联的杨靖宇部队。他独自一人冒着严寒,跋涉在大雪没膝的原始森林中。我被震撼到了,是何种“青春”力量,支撑年逾古稀的老人去完成几近不可能的行军。这种力量在剧中演化为他对李小凤说的话:“参加革命就不能叫老了风了,我给你起个名字,就叫李青阳吧。”青阳,青春的太阳。随着音乐响起,他们面对大松林唱出了“革命人永远是年轻……”

1947年,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,剧作家侣朋专程寻访李敏,用数日访谈记录下她和李升的故事。1949年,侣朋又和作曲家李劫夫等人走进白山黑水,去探访抗联英雄足迹,搜集战斗故事素材;随后,便有了他们共同创作的大型歌剧《星星之火》,主题曲就是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。

这首歌与歌剧一同诞生在共和国朝霞漫天的早晨。当时的官兵走在路上,常常唱起这首歌,歌声带着情感的灵动。多少年后,我才悟出母亲唱出无惧严冬的“革命人”,既是唱给剧中的“老李头”,也是唱给穿军装的自己。这让我想起又一次“革命人”与

“青春”的对话。1999年秋天,我为撰写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片解说词,有幸采访到了魏巍。我们谈及了他的散文名篇《年轻人,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》,聊起文中那位叫戴笃伯的军人。在上甘岭战役中,戴笃伯三次负伤,不肯撤离阵地。第三次重伤无法站立,他就在战壕里爬着,用未受伤的手,向敌人掷出手榴弹。魏巍初见戴笃伯时,他全身裹满纱布,人还处在昏迷中。魏巍说:“我们都曾是想当教师的师范生,却都在青春的年华,放下了教鞭,拿起了枪。”

此时,有两幅画面在我脑海重叠:一幅是林海雪原间艰难行进的老人李升;一幅是上甘岭上,满身血污仍匍匐前进的青年战士戴笃伯。两人年岁悬殊,却同样诠释着“革命人永远是年轻”的精神内核。

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从来不是一首单纯意义上的歌。这首歌是一根挺拔的青松,其根连着李升跋涉过的雪原,连着戴笃伯匍匐过的焦土,连着一代代革命者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年轮。写到这儿,我凝神窗外,京城华灯初上,一片岁月静好。可我知道,所有的和平与安宁,都来自“革命人”将他们的“青春”作为一块块砖石,筑牢了共和国大厦的根基。我耳边仿佛又响起歌的旋律。歌声中,那一棵棵青松从未苍老,一直挺立在山顶,也一直挺立在我的心中。

阅图

前进

■ 周凯威

这幅作品拍摄的,是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在海拔5000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行军时的场景。拍摄者用无人机进行俯拍,以“Z”字形构图,将官兵与雪山同框的画面定格。在氧气稀薄的“生命禁区”,他们用双脚丈量祖国边防线。队伍前的这面党旗,正代表着激励他们矢志向前的信仰之光。

(点评:果志远)

红色足迹

在河西走廊的尽头,深入戈壁的腹地,有一座城。城不大,名字却响彻云霄——东风航天城。初到此处,最令我讶异的,并非是那些高耸入云的发射塔架,而是城中四处都有的挺拔白杨。它们成排成行,树干笔直地刺向苍穹。远远望去,那风姿气度,像极了一枚枚蓄势待发的长征火箭,沉默中涌动着向上的力量。

成边的人,似乎都对白杨有种特殊情结。那首曾经风靡全国的《小白杨》,唱的就是边防哨所旁的一棵白杨树。而在这座航天城,这份情感似乎来得更为深沉,更为炽烈。你看城里的那些树,年轮里都藏着故事。粗的,怕是见证了第一代奠基者的风霜;细的,则是后来者续写的新篇。它们无一例外地站得整齐。这断然不是随意撒种便能长成的,而是一代代建设者经年呵护的结果。

可以想见,60多年前,当第一支队伍踏进这片千里戈壁、万里黄沙时,天地间是没有这般生机的。那是1958年,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如黑云压城。党中央下了决心,要在这片不毛之地,开创新中国自己的导弹事业。于是,一支曾在朝鲜战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,奉命秘密归国,出现在了这片茫茫戈壁滩。带领他们的,是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战将孙继先。

在戈壁滩扎下根来,何尝不苦?没有房子,没有水,大家挤在地窝子里,连洗漱都成了奢侈,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穷二白。我好像明白他们为何会爱上白杨:这树,不矫情,不娇气,不怕风,也不怕沙,给一点水就能活,落一片土就能生根。这不就是当年官兵自己的写照吗?

在那座不大的史馆里,我见到了老照片上的他们:脸庞干瘦,嘴唇干裂,唯有那一双双眼睛,亮得惊人。老照片里记录着那个年代的标语:“中国人民有志气,有能力,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,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。”我凝视着那些照片,那些干瘦的身躯,那些倔强的字迹,分明就是一株株刚栽下的杨树苗——只要根还扎在土里,就坚信自己终能刺破云天。

他们是这么想的,也是这么做的。1960年,第一枚“东风”地对地近程导弹在这里升空;1970年,第一枚“长征”火箭也从这里启程。而进入21世纪,“神舟”飞船一次次从这里腾飞,载着中国的航天员去叩问苍穹。在一次次震惊世界的巨响与光芒中,航天城里的白杨也慢慢蔚然成林。正因为有了这些白杨遮蔽风沙,改良土壤,其他一些从未在戈壁中生长的树种,也终于陆续在这里安家。

白杨林间,各类草木次第扎根生长,

航天城里的白杨

■ 院浩

昔日黄沙遍野的戈壁,如今满目苍翠,生机盎然。

沿着白杨掩映的公路缓步前行,阳光穿过层层枝叶,在路面投下斑驳光影。清风拂过,树叶沙沙作响,像是岁月低声的絮语。行至深处,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庄严肃穆。700多位英雄先辈长眠于此,墓碑如列队的士兵,与身旁连片的白杨两两相依,宛如一支肃然挺立的军阵。这里还立着一面长达180米的“英名墙”,墙面微微向上倾斜,意在让先辈们看到火箭腾飞的景象。陵园南侧数公里之外,便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。这里一次又一次喷薄而出的熊熊尾焰,映照着先辈们的英名。

我伫立纪念碑前,抬眼望去,白杨的枝丫奋力伸向蓝天。那一刻,阳光正好,树影温柔。一株株白杨扎根戈壁,一代代英雄以身许国,坚韧不息、薪火相传。远处,又一棵新栽的白杨迎风挺立。它的年轮里,将刻下新的传奇。这是一片被英雄鲜血浇灌的土地。梦想与信仰的种子,正伴着火箭的尾焰,向着更深邃的星河进发。

文化资讯

文化拥军暖边防

“文化加餐”别开生面

近日,中国融通集团文教公司联合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宣传部、阿尔山市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,赴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组织开展以电影放映、图书赠阅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拥军活动。

近年来,中国融通集团文教公司立足自身文化资源优势,精准对接边防部队现实需求,推出了电影放映、图书赠阅、军考培训、文艺演出等多项拥军惠军举措,切实为成边官兵办实事、解难题。此次活动,他们还为该旅官兵提供了融通所属出版社出版的军事、科技、健康类图书100余册,军事文创产品60余件。

中国融通集团文教公司工作人员介绍,2026年,融通文化拥军活动已在西藏羊八井、新疆伊犁、内蒙古二连浩特与阿尔山、四川阿坝等地展开,累计开展各类活动160余场次,惠及多个边防部队。

(陈方舟)

夜幕低垂,训练场硝烟未散。在陆军防化学院生长军官学员毕业综合演练间隙,一场文艺演出在野战板房前拉开帷幕,给学员们带来一次别开生面的“文化加餐”。

演出人员均为军校学员。他们除了演唱经典军旅歌曲,还表演了一些取材自军校生活的原创节目。小品《加练》讲述一位学员在战友帮助下,从“想偷个懒”到“主动加练”的转变故事;舞蹈串烧节选了几支学员们此前自主编排的舞蹈片段,将战术手语、格斗招式与现代舞步相结合,展示军人的青春风采……最后,演出在全体参训学员合唱《强军有我》的歌声中落下帷幕。

“演出很精彩,让我们在奔赴部队前,又多了一段难忘的军校生活记忆。”学员王硕说。

(邵培锋)

战士格言

平时练出硬骨头,战时能顶千斤担。	走得远。	(刘宏瀛)
把小事做精,把大事做好。	坚持努力,永不放弃。	(王庆奎)
蓝天追梦,奋斗光荣。	没有永远的成功,只有永远的奋斗。	(孟筱臣)
一遍能干好的事情,就不要重复第二遍。	别贪图安逸,别放任惰性。	(吴宏伟)
一个人可以走得快,一群人才能走得远。	不怕起点低,就怕不努力。	(王嘉浩)



明代兵书《投笔肤谈》——

“谋乃行师之本”

■ 梁惠宇

火。书名本身就揭示了这一点,“投笔”,指弃文就武;“肤谈”,文人自谦“浅论戎事”之谓。

全书分为上下两卷,共十三篇,刻意仿《孙子》篇数与体例,但作者坦率声明:“篇名虽与《孙子》相参,文义则别。”其篇目排列不是随意的,而是按战争的逻辑次序层层推进。这本书在形式上独具特色的一点是,全书有题解、原文、注解、注音和批评五部分,大量引经据典,并列举明代以前的众多战例,以此论证其深刻的辩证思维与灵活的作战理论。凭借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时代特色,《投笔肤谈》在明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谋略,一直是兵学研究的热门话题,也是兵家探讨军事问题的关键点。兵贵定谋,该书将《本谋》篇置于开篇首位,开宗明义提出“本谋者,以谋为本也”“谋乃行师之本,非谋无以制胜于万全”。这里的“谋”,非诈术奇巧的层面,而是战略层级全局筹划;兴兵之名是否正当?国力能否支撑?后方与民心是否稳固?敌我消长的关键在何处?兵马未出,胜负已在推演中定下七

八分,这正是孙子“先胜而后求战”思想的回声。仅仅单纯依靠人数和武器装备的简单叠加,缺乏详细战略规划军队,在战场上是无法取胜的。紧接着,作者把“谋”落到具体的维度——后勤、兵源与综合国力:“士出何籍,马出何牧,粮出何税,财出何赋,器用出于何供,推挽出于何力。”这段话读来简单,却揭示用兵的真理: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。“国不富不可以兴兵,民不和不可以合战”。战争从来不只是前线的事,而是国家体系的整体动员与持续供给。这就要求指挥者着眼于更为全面细致的战前准备,对人力、物力、财力进行合理的调度与分配,保障战场后方稳定运转,进而为前线提供持续的后勤与兵源支持,使上下一心,这样才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。

此外,该书还强调将帅要根据敌情态势动态调整策略,“攻围战守御五者,因敌以制变”。这和孙子“因敌制胜”一脉相承,但《投笔肤谈》说得更干脆,不拘泥于僵化教条。它追求的制胜方式是“不多旅,不久师,不暴卒,不角力”,能用智取的就不硬打,宁可“诡道”多

兵学撷珍

明朝中后期,“南倭北虏”的复杂军事态势,给国防安全带来了巨大压力。如何摆脱现实危机,成为当时人们无法回避的议题。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发声,带动了议兵论兵的风尚。

《投笔肤谈》便是这一时期诞生的一部重要兵学著作。作者隐去本名,署“西湖逸士”;但现存最早的万历三十二年(1604)弘锡堂刊本《音注武经七书》附刻本中,卷端清楚题着一行字:“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撰音点注”。学界有人据此认定,“西湖逸士”很可能是何守法——浙江人,约为嘉靖至万历年间人,生平仕履已不可详考。其自白清楚地写在自撰的引言中:“余目击时艰,不欲自限于博士业,遂励志武事,间尝亦仿《孙子》之遗旨,出一陈之管窺,谬成十三篇,题曰《投笔肤谈》。”因“目击时艰”,一个致力于科举的文人,不愿把才智耗在八股圈子里,转而“励志武事”,直面海疆陆塞的烽